

二十五史随笔

绝域雄风

辽金史随笔

杨自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二十五史隨筆

任家

（清）任家

（清）任家



二十五史随笔

绝域雄风

辽金史随笔

杨自强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L267
2245

SBW62/07

作 者 杨自强

丛 书 名 二十五史随笔

责任编辑 王立嘉(特邀) 邹 亮

封面设计 张妙夫

封面题字 池长尧

绝域雄风·辽金史随笔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55000

印 张 7.75

插 页 2

印 数 0001—5000

版 次 2000年1月第1版

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39-1241-1/I·1113

定 价 11.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 1 必也正名乎 611
- 8 成功的陷阱 811
- 14 炒栗子的艺术 181
- 20 粉饰的胜利 181
- 26 向敌人致敬 321
- 33 给个舞台就是角儿 141
- 40 “一朵花”还是“豆腐渣”
- 47 幸运的“睡皇” 721
- 53 富贵双刃剑 821
- 61 脾气识忠奸 131
- 66 保持距离 771
- 72 看不见的“防患未然”
- 78 决战岂止在战场 991
- 86 灰色人生 991
- 92 专家的盲点 992
- 98 何以平盗 702
- 103 “不“逞能”的能吏 812
- 108 无知的魅力 812

目 录

- 113 借力打力
- 118 以退为进
- 124 嗜好即弱点
- 131 阴谋者“七伤拳”
- 138 做棵向日葵吧
- 144 大杖之下人人平等
- 151 拷贝不走样
- 157 为人在正邪之间
- 163 荒淫的背后
- 171 会不会“不为”
- 177 有还是没有
- 184 无欲则刚
- 190 猴子的屁股
- 195 实用的效应
- 200 谏官难做
- 207 把横竿放低些
- 213 不能承受之“贵”
- 218 赏罚何必分明

目 录

- 224 “亲”与“信”之间
- 229 仗义每从狗屠辈
- 234 夫战，勇气也
- 240 后记

必也正名乎

辽国的皇帝姓“耶律”，皇后姓“萧”，这不用读《辽史》也知道，但读了《辽史》，倒有点不清楚了：辽朝以契丹人立国，契丹人的姓名跟中原汉人应该不相同的，如何会有一个“萧”姓？读了《辽史·后妃传》才知道，这“萧”其实不能说是契丹人的姓。

契丹本出突厥，称皇后为“可敦”，契丹语则称之为“𡤿𡤿𡤿”，尊称为“𡤿𡤿𡤿”，“𡤿𡤿”即后土之意，“𡤿”即母亲之意。契丹的皇后，一向由乙室氏和拔里氏这两姓世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很羡慕汉高祖的丰功伟绩，自比刘邦，所以耶律也兼称“刘”，他同时以乙室氏、拔里氏比作辅佐刘邦的相国萧何，所以乙室、拔里也兼称“萧”。这就是辽之皇后世为萧氏的缘由，只是不明白为何辽国的皇帝姓“刘”反倒湮没无闻。

辽太祖阿保机连自己的和老婆的姓都要改，替别人改名换姓更是小菜一碟了。阿保机刚做皇帝，他的几个弟

弟不大服气，趁他外出搞政变，其中刺葛、迭刺哥、安端等数次作乱，但最后还是让阿保机给收拾了。榆河一战，生擒刺葛，阿保机就把这个弟弟更名为“暴里”，《辽史》的附录《国语解》解释说：“暴里，恶人名也。”阿保机做皇帝后不久，幽州军校齐行本率其族及其部曲三千人投诚辽国，阿保机大喜，授齐行本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并赐名“兀欲”。给了这么个契丹名，大概是当作自己人的意思吧。阿保机晚年，兴兵征服渤海国，渤海国主大湮谟见大兵压境，只得投降，降后复叛，最后力穷又降。阿保机一怒之下，给这“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渤海国主及其妻子改了名。他改渤海国为东丹，意思是“东边的契丹”，改渤海国的忽汗城为“天福城”，改大湮谟为“乌鲁古”，其妻为“阿里只”。《国语解》解释说：“乌鲁古、阿里只，太祖及述律后受湮谟降时所乘二马名也，因赐湮谟夫妇以为名。”以自己的坐骑名赐降王，是污辱这不识相的降王人如畜生呢，还是“勉励”这降而复叛的降王要像坐骑忠于主人一样忠于自己，这只有阿保机自己清楚了。

大概是禀承了祖宗的脾气吧，辽朝此后的几个皇帝都喜欢改名。辽圣宗耶律隆绪，开泰元年（公元1012年）给自己加尊号为“弘文宣武尊道至德崇仁广孝聪睿昭圣神赞天辅皇帝”，长达二十二字。过几年嫌不过瘾，又加尊号为“睿文英武遵道至德崇仁广孝功成治定昭圣神赞天辅皇帝”，比前一个多了两个字，可见其对名号的癖好。圣宗手下有个得力的汉人大臣叫韩德让，此人“重厚

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很得圣宗信任。圣宗先以统和十九年（公元 1001 年）替韩德让改名为“韩德昌”，二十二年，又赐姓“耶律”，成了“耶律德昌”，到了统和二十八年，意犹未尽，再次赐名为“隆运”。这样汉人韩德让几经“赐名”，成了“耶律隆运”，跟皇上“耶律隆绪”有点称兄道弟的味道了，辽圣宗肯定是觉得非如此改名不足以表达对这位大臣的宠幸吧。自然，这样的“赐名”也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时候。辽道宗时，有个叫张孝杰的大臣，精明干练，善拍马屁，与大奸臣耶律乙辛共同把持朝政。辽道宗耶律洪基却认为他是个忠臣兼能臣，封他为北府宰相，“贵幸无比”，把他比作唐时的名臣狄仁杰，于大康元年（公元 1075 年），赐张孝杰以国姓“耶律”，改名为仁杰。这大名鼎鼎的“耶律仁杰”却与耶律乙辛一起干起了篡国夺权的勾当，辽道宗走眼倒也罢了，只是可惜了“仁杰”这么个好名字。

所谓“今日剃头者，人亦剃其头”，辽朝的皇帝如此热中于替人改名，大概没料到自己也会被人“赐名”。说起来，当年阿保机的祖先契丹首领孙万荣、李尽忠在唐武则天时侵扰中原，被武则天后命名为“孙万斩”、“李尽灭”，开了契丹人被改名之先河。而一报还一报的，是辽太祖阿保机的长子耶律倍。耶律倍因皇太后喜欢次子耶律德光，就将皇位让于德光。耶律德光做了辽太宗后，对这位让位的兄长心存疑虑。耶律倍就对左右说，我以让见疑，不如到外国去，以成吴太伯之名。于是作诗道：“小

山压大山，大山全无力；羞见故乡人，从此投外国。”他带着诗酒美人，漂洋过海来到后唐。后唐明宗以天子的礼节迎接耶律倍，并把唐庄宗的妃子夏氏嫁给他。然后就赐这位辽朝的逊位太子、曾经的“东丹（辽改渤海国为东丹）王”耶律倍姓“东丹”名“慕华”，大概是“爱慕中华的东丹人”之意吧。改瑞州为怀化军，请这位“东丹慕华”做了怀化军节度使。后来，又赐以皇姓“李”，改名“赞华”。阿保机倘地下有知，看到自己的长子成了赞美、爱慕中华的李姓人，大概要气得吐血吧。不过说起来也不用气急败坏，你辽朝做皇帝的总是以胜利者、征服者、主人的姿态给人家“赐名”，也得允许人家来那么一次两次吧。

辽朝皇帝不但喜欢给人改名，出于同一种心理，还有给地方改名的癖好。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于神册元年（公元916年）攻占了蔚、新、武、妫、儒五州，于是改武州为归化州，妫州为可汗州，从这州名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志满意得的心态。攻蔚州时，阿保机令吴越王的使者滕彦休在旁观战，“不逾时而破”，一高兴，赐滕彦休名为“述吕”。辽圣宗耶律隆绪也有这个脾气。开泰元年，他改幽都府为析津府，蓟北县为析津县，幽都县为宛平县。第二年，又改麦务川为象雷县，女河川为神水县，罗家军为闾山县，山子川为富庶县，习家砦为龙山县，阿览峪为劝农县等等，凭借着皇帝的权威，在这些山川地域上打上了自己的主观烙印。

用现代的观念来看，改名可说是件很无聊的事。名字也就是个符号而已，不论改个什么美名或恶名，于其人其地并无丝毫改变，最多也就是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但在古人的观念中，名与实有着很微妙的联系，名对实有着不可言传的影响，这大概跟自古以来的文字崇拜、符号崇拜有关。事实上，古代中国从朝廷到乡村，一直是有着正名的传统的。孔老夫子就明确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过来，要“成事”，就“必也正名乎”。有些在现代人看来很滑稽的事，古人却是一本正经地做了并写在了史书里。不妨再看看与辽朝差不多同时的宋朝的几个正名的范例。

据《石林燕语》载，宋神宗赵顼熙宁年间（公元 1068—1077 年），天下大旱，就想通过改元（换个年号名）来去去霉运。先是想改“大成”，神宗说，“成”拆开来是“一人负戈”，不祥。又改元“丰亨”，还是不行，因为“亨”的上半部“似高非高”，下半部“似了非了”，不高不了，不行。最后是改了“元丰”才无异议。南宋乾道九年（公元 1173 年），宋孝宗欲改元，先改“淳熙”，被否定，因为“淳”与“屯”音同，屯者难也，不宜用在年号，于是改作“淳熙”。所以要如此的慎之又慎，因为他们确是相信年号命名关系到国运。不是吗？宋太宗赵光义登基后改元为“太平兴国”，听起来不错，但竖排的“太平”两字，连读下来就成了“一人六十”，于是赵光义在五十九岁那年就死了。宋钦宗的年号是“靖康”，“靖”分

拆开来不就是“立十二月”吗？赵恒注定是个短命皇帝。翻翻历史上的年号，都是一些美好、吉祥的字眼，就因为相信好名字能带来好运气。宋时有个吏部尚书叫彭汝砺，有个越州刺史叫张汝舟，有个文人叫傅岩，有个中书舍人叫傅楫，这几个名字全出自一个典故。《尚书》中说，武丁在傅岩找到良相傅说后说：“若金，用汝作砺；若济巨川，用汝作舟楫；若岁大旱，用汝作霖雨。”彭汝砺等几人的名字正是寄托了出将入相的希望（现代军阀张作霖的名字也是这个意思，他儿子张学良也就是“学张良”）。这样的文字游戏甚至玩到了军国大事上。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贝州王则造反，朝廷久讨无功，这时文彦博主动请缨，宋仁宗大喜说，贝州之“贝”加上文彦博之“文”，是一“败”字，王则必败。

不要以为这样的名字游戏很可笑，其实现代人照样也在玩这一套，而且玩得比古人还有水平，而且也不仅仅是为求个吉祥太平。且看“文革”期间，地名改作反修路、反帝桥、翻身街、斗私巷，单位名叫作东方红公社向阳大队红心生产队，人名改作卫东、卫彪、卫青、卫红、赶美、超英，还出了个大名鼎鼎的宋要武。过了几十年，又一拨时尚来了，明明是国产货的饼干，偏要名叫克力架、曲奇、蒙努，明明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孩子，偏要取名汤姆、约翰、玛丽、迈克甚至小米代子之类。有个笑话，说有家饺子店，解放前叫“侯麻子”，一解放叫“翻身”，公私合营时又改作“新生”，再后来叫“梦巴黎”，现在则又叫“侯麻子”。

如果说这些仅出于追逐时尚，则更有高出一筹的：开电梯的叫“垂直交通管理员”，亏损叫“负增长”，罚款叫“负激励”，乃至放屁叫做“腹腔在极度封闭状态下对热膨胀现象的承受度已达到极限的失控排放”，真叫人叹为观止。

前几天看到一则十六届世界杯足球赛的消息，被贝利预测为有夺冠希望的种子队西班牙意外地输给尼日利亚后，有人说这是必然的，因为世界杯一开赛，带有“S”的队必败，苏格兰（Scotland）、南非（South Vafrica）都是，“Spainsh”焉能取胜？克莱门特要怨也只有怨西班牙的国名取得不好。看来，“必也正名乎”这种习气，不但中国有，外国人也有，这似乎倒成了人类的一种通病了。

成功的陷阱

萧惠是辽圣宗、辽兴宗时的名将，他早年曾从其伯父大将萧排桺征高丽，在奴古达北岭大破高丽军，一战成名。后任西北路招讨使，在与西北边裔小国的纠纷、战争中，也是屡立战功。最后官至检校太师、开府仪同三师、魏国公、郑王。以一个职业军人而能封王，可见其立功之巨。

辽兴宗刚即位时，好大喜功，“欲一天下”，召集群臣商议伐宋。当时辽国已在走下坡路，军事实力远非辽太宗时那么强盛，且辽宋和好几十年，无故开衅，师出无名，所以群臣大都反对。只有萧惠说：“敌弱我强，一目了然。而且宋人连年与西夏开战，已是师老民疲，我军必定能胜。”辽兴宗觉得萧惠讲得有道理，就派大军压至辽、宋边境，遣使向宋朝索要十城，倘宋不允，立即开战。宋廷已被辽军吓破了胆，连忙“增岁币请和”。于是辽朝不战而胜，捞了不少好处，而论功劳，自然是以力排众议的萧

惠为第一。

如此侥幸的胜利，更助长了萧惠的自矜之心，以为辽国军事力量举世无敌，自己的军事才能盖世无双，只要一出手，没有不手到擒来的。辽兴宗重熙十三年（公元1044年），西夏国主李元昊诱山南党项族诸部反叛辽国，兴宗就御驾亲征西夏，以萧惠主其事。真要打起来，西夏当然不是辽国的敌手，一见辽军压境，李元昊十分害怕，请求投降。如此兵不血刃，可说是最佳结局。但萧惠却对兴宗说，西夏人势穷，我军正可乘胜追击，“天与不图，后悔何及？”兴宗一想不错，遂于第二天早上进军，西夏军相拒于河西。萧惠挥师进击，西夏军败走。萧惠令先锋及右翼包围合击之，西夏军仅千余人突围而出，辽军大获全胜。不料这时大风骤起，飞沙走石，不习当地气候的辽军顿时大乱。西夏军队乘机反击，辽军“蹂践而死者不可胜计”，只得无功而返。萧惠对这次天公作梗的失利耿耿于怀，到重熙十八年，再次征伐西夏。萧惠统率大军战舰粮船连绵数百里，声势浩大。到了西夏境内，萧惠并没有像通常那样远远派出侦察、警戒部队，将士的刀枪盔甲也装在车上，战士更是连马也不骑，一副懒懒散散的样子。部将们请萧惠加强戒备，萧惠却说：“谅李元昊见了大军就得出迎。我军无故戒备森严，只是白白地自己劳累自己罢了。”数日后，辽军还未安营扎寨，侦察报西夏军至。萧惠正要追究侦察“谎报军情”，西夏军已是直冲而下，萧惠的部队连铠甲也来不及穿就仓皇迎战，死伤大半，大败

而走。西夏追兵箭如雨发，萧惠“几不免”，他的儿子萧慈氏奴却被流矢所中，死于战场。

萧惠作为一代名将，身经大小数百战，几乎是战无不胜，这次却在实力明显占优的情况下，遭到了如此惨败，连儿子也搭了进去。归结起来，实是他过分骄傲轻敌所致，多年的战功已在不知不觉间为他今日的失败设置了一个陷阱。《辽史·萧惠传》对此评论说：“萧惠赞伐宋之举，而宋人增币请和。狃于一胜，移师西夏，而勇智俱废，败溃随之。”胜利使一代名将到了“勇智俱废”的地步，教训不可谓不惨痛。

如果说，一个将帅的骄慢轻敌会导致一个战役的失败，那么，一个皇帝倘不小心落入了“成功的陷阱”，其后果必然是使国家蒙受巨大损害。宋朝在与辽朝的连年战争中，败多胜少，而败得最惨的，是在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杨业被俘那一役，但这次又恰恰是宋朝形势最好最有希望取胜的一次。当时宋太宗赵光义遣曹彬、田重进、潘美和杨业分三路共三十万大军攻辽，三路军队从雄州、飞狐、雁门进军，连连告捷，易州、涿州、蓟州等州节度使纷纷投降。曹彬一路攻至幽州（今北京）时，久攻不下，人困马乏，粮草不继，后援脱节，请求回撤。宋太宗此时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指责曹彬胆小畏敌。曹彬无奈，只得勉力进攻。而杨业也是孤军深入，欲收缩而不得。此时辽军利用宋军战线拉得太长的弱点，一面奋力坚守，一面出奇兵深入到曹彬部队的侧后，截断粮道，使宋军曹